

人退,野猪进

早晨6时,山里的天空蒙蒙亮,钟兆武家的狗“阿黄”突然吠了两声。钟兆武打开房门,探出头,向院子里张望,没发现什么异常。

家里的两只母鸡趁他开门间隙,跑到院子里“咯咯”叫起来。南坑村一天的生活开始了。

村里除了钟兆武之外,一条狗和两只鸡,是这个村庄里仅剩下的活物。

南坑村是江西省安义县新民乡合水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,从安义县城往北沿着山路行25公里,就到了这里。

天色渐渐转亮,钟兆武洗漱完毕,收拾灶台,煮了两大碗面条,就着咸菜吃个精光。饭毕,他扛起锄头穿过门前的小溪,来到村前一处坡地。

“这些该杀的,又来祸害了。”他骂的是山林里繁盛的野猪,它们赶在黎明前,从山林下到田地,糟蹋了钟兆武刚种下的土豆和大蒜苗。

钟兆武知道,和野猪家族相比,人要在山里生存,越来越不占有优势。

20年前,情形完全相反,那时寻三天也发现不了野猪踪影。

南坑村所在的合水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,曾靠木材销售成为安义县最富裕的村子。但随着山上的树越砍越少,国家开始封山育林,“靠山吃山”的合水村财路断了。人均不到两分的耕地,无法养活南坑村一家张嘴吃饭的人,村民开始外出打工谋生。经过10多年的村民迁移,留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,最后就剩下钟兆武一人。

11个自然村,每个村平均不到8口人

到2010年底,南坑村本来还有两户人家,4口人,即钟兆武夫妇和(合水村)村支书钟兆柳夫妇。当年,钟兆柳夫妇搬到了安义县城,再没回来。次年,钟兆武的妻子徐毛妹也被小儿子接到县城,照顾在县城上学的孙女。

钟兆武已记不得哪一年走了第一户村民,但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和2006年,村里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外出打工潮,从而引发搬

一个人的村庄

64岁老人、一条狗、两只鸡和一群野猪的故事



社会广角

这是一个坐落在赣西北群山深处的小山村,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,31座蓝砖黑瓦的木屋,依山而建,散落在狭长的山坳间,掩映在青山绿水中。因为一口洁净的池塘,它得名南坑村。这个始建于清朝末期,最鼎盛时有130多口人的山村,终究没有挡住城市化的冲击,青壮年挤入城市讨生活,一家家搬离了村庄。

现在,一个叫钟兆武的64岁老人成了村里唯一的居民,守护着这个据传清朝末年由浙江丽水迁来的村庄。

近日,记者来到南坑村,希望从它的盛衰中,发现成千上万正在消失或已经消亡村落的命运轨迹。

家潮。

“先是年轻人出去,后来四五十岁的人也跟着出去了,再后来,一些老人和孩子被接走。”第一户村民离开时,钟兆武还给这家远房的堂哥买了一挂鞭炮燃放送行,预祝他生活步步高升。

但他很快发现了问题的严重,这年年底,搬家的村民越来越多,村里走掉了一半人家。

搬走的村民,大部分远走甘肃、广东、浙江等异乡,男人多做架子工或泥工,女人则进了工厂。再后来,村里有人带头做起铝合金安装生意,并带动了全村。

一些外出青壮年挣到钱后在县城买了房子,将父母和子女接去居住,老家的房子也就遗弃了。

2006年,第二波村民打工潮来临时,钟兆武的小儿子钟印水也离开了家,跟随堂哥到甘肃武威市做起了铝合金安装生意。小儿子的重庆籍媳妇在家守了半年,终忍不住山村的清贫,随夫而去。次年,未成家的大儿子钟欠水偷偷远赴广东打工。

熟悉村情的钟兆柳说,合水村有11个自然村,共计814口人,而现在留在村里的不到80人,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,每个自然村平均不到8人。

几代人相传的岳家拳和社戏、舞狮一样失传了

10月25日中午,钟兆武在田间补种被野猪捣毁的土豆苗,回忆

这些年发生的大事时,一脸的平静。

午饭过后,忙完农活,钟兆武要带记者到村里走走。

虽是秋季枯水期,汨汨的溪水仍流淌不止。沿着一条平整的水泥路上行,一栋栋木房和砖混结构的民房均大门紧锁,一些经不起风吹雨淋的已坍塌。

“这是我哥哥家的,这是村支书的,这是我大堂叔的……”钟兆武64年的全部记忆,都依托于这个行将消失的村庄,即使对于已经搬走20多年的人,他仍能详细地说出模样和脾性。

村尽头是钟家祠堂。和那些破败失去颜色的老宅相比,这个被刻意修缮的房子鲜亮得多。不过因为长久无人进出,祖先的牌位已被蜘蛛网占领。

在这里,钟兆武说起了村庄的历史:清朝末年,兵荒马乱,一户钟姓人家从浙江丽水躲避战乱来到这里,看此处山清水秀,便安顿下来。到了钟兆武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一代。村里出过最大的官就是村支书。

村史没有成书,口口相传了上百年。

对于钟兆武,村里的祠堂、池塘、小溪和晒谷场等都能勾起一段抹不去的回忆。

钟兆武说到了村里曾盛行几十年的岳家拳。

南坑村在早年曾盛行习武,练习岳家拳法。村里的每一个男丁都会要上几招。农闲时节,村里10多

个从7岁到20岁不等的孩子,会在晒谷场上聚集,跟着大人一招一式练习拳术。

岳家拳也跟随钟氏家族流传了好几代,很长一段时间,因有武功在身,钟氏家族很少被人欺负,甚至在集体分田和分山林时,钟家人都有相当的话语权。

但经历了几代钟家人的岳家拳,最后和村里每年热闹的社戏、舞狮一样,被风吹走,只留在记忆中。

“孩子都不学了,忙着挣钱去了。”说到失传的武术,钟兆武有些伤感。

住在县城的哥哥钟兆文年轻时也会一身拳脚,但几十年没有活动筋骨的习惯了。“那都是小时候的记忆。”在钟兆文眼中,岳家拳失传是一种必然,因为再没有年轻人对它有兴趣。

骑车到2公里外接听手机

没有他人的村落,常常寂得让钟兆武发慌。每到这时,他会打开陪伴三年的收音机,调到有杂音的电台让里面的人大声说话。或者,吃过晚饭打开电视,让“声音”回到他的世界。

每十天半个月,他还有一个期待,就是等待在外工作的两个儿子打电话回家。

这天,小儿子钟印水从甘肃打回电话。

因山里手机信号不好,钟兆武骑车到2公里外去接听。儿子担心浪费父亲话费,重新拨了过来。

儿子本是来问候父亲的,可话没说两句,两人就吵翻了。

“这个逆子,还威胁我(他)再不回来。”父子俩围绕父亲是否应该去县城和母亲团聚的事争执不下。

钟兆武拒绝到城里住的理由有:地里棉花要摘,城里花销大,在城里住不惯。

被惹恼的钟印水最后抛下一句话,如果不到县城去住,就(让老爸)一个人待在家里过年,他们是不会回去的。

钟兆武觉得权威受到了挑战,对着电话用当地方言大声呵斥儿子,却发现电话已经挂断。

这晚,他赌气连晚饭都没做,一个人闷闷地坐着发呆。

“想想,我脾气也大了,孩子本来好意打电话,被我骂走了。”事后,他有些后悔。

针对这次矛盾,钟印水认为父亲太固执,有好的生活不懂得享受,让村里长辈戳小辈的脊梁骨,他有些不甘。

钟印水承认他和妻儿确实不想再回到老宅生活,“因为那里要什么没什么”。

钟兆武心里也明白,让儿子们回到农村并不现实。他们这一代已经不再靠这里的土地刨食过生活,对土地早失去了眷恋。

钟兆武清楚地记得,村民搬走后,起初逢年过节,还有一些村民会回到村里在老宅门口贴上对联,放一挂鞭炮。再后来,连这样象征人丁兴旺的事也免做了。

钟兆柳说,以前过年还能热闹一阵的小村庄,现在一年四季都冷清。南坑村就像他,一日比一日衰老,走向应有的归宿。

族人离世才有一次家族聚会

村子里的人走光后,土地便闲置起来,钟兆武接手这些土地,种上水稻和旱地作物。

不过村里一年中还是会迎来一两次热闹。那就是外出的人离世时,要落叶归根的时刻。钟兆武说,也只有在这个时候,家里才会通知远在外地的家族、亲戚,只有这时才是一次难得的家族聚会,年轻人会回到老宅住上几晚,忙完事后匆忙各奔东西。据《都市快报》

“我要骑车去拉萨”

宋建华家里有辆汽车,但很少开,他觉得自行车比汽车更适合现在的生活。“低碳、环保、健身、便捷、高效,不堵车、不限行,出行成本也低,骑车的好处太多了。”

宋建华以前是门头沟区一家银行的员工,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十分规律。2009年,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结识了一名自行车发烧友孙先生,在对方的带动下,宋建华花2000元买了一辆山地车,后来又陆续投入2000多元,更换了车座、车把、减震器、刹车等零部件,就此与自行车结缘。

有了专业“座驾”,宋建华和车友们的骑行范围从门头沟区的灵山、百花山,扩大到河北、山西。随着不断练习,他骑车的技术也越来越棒,远行的欲望也越来越强。一天,一个想法在脑海中突然“蹦”出来:“我要骑车去拉萨。”

“到今年初,我的‘骑龄’已有3年,这个阶段正是胆大、敢闯的时候。我跟家里人和朋友说想从北京骑自行车到拉萨,好多人都说我有病,疯了,父母岁数大了,也都反对,怕我出危险。但我这人有点一根筋,认准的事儿就得干成。”宋建华和孙先生一起上网收集自行车发烧友写的骑游攻略,还结合地图研究了两个多月,俩人感觉胸有成竹了,决定4月出发。

可孙先生是私企老板,工作时间比较自由,宋建华每天却要上班,即便请假也不能超过一周,这难坏了他。“没办法,我觉得人还是应该为了梦想牺牲一些东西吧,我跟领导说,工作合同到期就不续约了,算我自动放弃了一份工作吧。”就这样,宋建华和孙先生一起,于4月9日一早从门头沟奔着

43天! 从北京骑车到拉萨



社会广角

前天上午,38岁的宋建华刚刚完成每个周末例行的20公里骑行训练。略带凉意的秋风拂过他黝黑的面庞,额头上还满是汗水。他迎着风,伸开双臂,闭上眼睛,充分享受着运动后带来的舒畅。“我特喜欢这种骑完车以后出汗的感觉。”话匣子打开,宋建华把自己的骑车故事娓娓道来。

梦想中的拉萨出发了。

“我决定,独行川藏线”

为了带足装备,宋建华在车后座上带了3个大驮包,里面的物品十分齐全。“你能想到和想不到的里面几乎都有,各种电池、充电器,修车、补胎工具,针线、纸笔、衣服、药品,总共是35公斤。”宋建华从柜子里翻出那3个蓝色驮包,笑着给记者看:“别看我准备得特全乎,结果好多东西没用上。不



宋建华和他的“坐骑”

过,有备无患,对不对?”

而同行的孙先生“有点不顺”。在从北京骑到成都的20天里,孙先生的车胎扎了5回,车条折了4根,一路上碰到不少倒霉事,也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。5月2日,两人终于骑到了这趟京藏之行中最具挑战性的川藏线公路。

看到头顶湛蓝的天空和远方绵延的山峰,两人的兴奋劲儿盖过了疲劳,不断加速骑行,4天后就赶到了四川芒康。没想到,这里却

成为两人分手的伤心地。

“那天早上一出发,孙哥的车就不太正常,后来骑着骑着变速器就坏了。川藏线上有12座山峰,10座海拔4000米以上,2座5000米以上,没有变速器根本没法骑啊。”宋建华说。

没办法,两人只好在当地包车,拉着自行车到附近的县城去修,结果连跑了两个县都没找到能修这种变速器的地方。晚上,两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旅馆,孙先生

的家人来电话劝他回家,加上一路上的诸多不顺,孙先生决定放弃继续骑行。“当时孙哥也劝我一起回去,但我觉得这样回去的话,之前的20多天就白费了,太可惜了。于是,我决定,独行川藏线。”第2天一早,宋建华目送朋友离开,然后独自向拉萨前进。

进入川藏线后,宋建华每天早晨6时出发,大约骑行12小时,平均一天骑100公里。“每两天翻一座山,中午饿了就停下车,坐路边吃馒头夹咸菜。每天必须得按路程骑,骑得慢,天黑前赶不到投宿的地方;骑得快,也没法再往前走,因为中间找不到歇脚的旅馆。”宋建华说,在川藏线上,每天都能遇到很多跟他一样的骑友,“每天早上一起出发的有百十余人,但骑起来以后几乎就看不到人了,因为大家的速度不一样。很多时候一天10个小时里都只能与自己的影子为伴,耳边是呼啸而过的风声,满眼都是起伏的山峦,这种感觉,没有体会无法形容。”

“身体劳累,但内心快乐”

克服了心理上的恐惧和寂寞,宋建华逐渐适应了每天一个人的骑行,但他始终小心翼翼,无论是骑车、吃饭,还是住宿。

“吃饭经常就在路边上的小摊儿,来盘炒饼、面条什么的。每次吃饭都跟老板要两瓣蒜,就着饭吃一瓣,剩下那瓣揣兜里,就怕吃坏了生病。”有时候他也很幸运,能投宿到藏民家里,吃点肉,喝点酒,然后写写日记。这样的日子,身体劳累,但内心快乐。

就这样,他看过了然乌湖的雪景,沐浴了米拉山口的阳光,一路骑到了拉萨。这时距他从北京出发已经过去了43天。据《北京日报》